

天嬌大小爺（下）

2014/08/06 Wed 08:45

個人分類：自娛不娛人

【三】

游大爺整天心神不寧。

也是。他心神不寧確實該當。他家禾良今兒個大顯身手款待他的死對頭，他一顆心靈再如何壯碩剽悍，還是要怦怦怦不安地直竄。

本想成天黏在妻子身邊，但他固定時候得巡視四行二十八鋪的零售店頭，碼頭總倉那邊這陣子天天貨進貨出的，不過去瞧一下不行，最終只能內心淌血，放妻子回娘家米鋪。

在碼頭總倉那邊拖得有些久，待他快馬加鞭回城內，踏進岳家的「春粟米鋪」，夕陽早已西沈，霞紅被暗青吞沒，圓潤潤的玉盤月剛掛上遙天。

米鋪正收拾著準備打烊。小小爺跟店裡兩名夥計混在一塊兒，以為自個兒是在幫忙收拾，實有愈弄愈難收拾之嫌疑。

見到俊美爹來了，小小爺發出興奮叫聲，扭著肥美小身子撲到游大爺腳邊。

游巖秀展袖將孩子撈起，挾在臂彎裡。

他跟著上前拜見岳父大人，並送上從總倉拎過來的兩罈佳釀。

顧大爹樂呵呵直笑，順口便道——

「穆少爺也送來兩罈子好酒，等會兒上了席，咱們翁婿倆與他喝個痛快。」

游大爺一聽，才知穆容華在他之前便已抵達「春粟米鋪」，且進到後頭院子好半晌了。猛地喉嚨微緊，胸臆發悶——沒辦法，只要事情扯上妻子，覺得有哪個不長眼的傢伙覬覦他家禾良，他心頭火就會亂竄。

即便知道禾良只喜愛他，會一直顧著他、疼他，兩人心心相印又心有靈犀，一旦他又遇到類似的事，仍要鬧不痛快。

在顧大爹面前他仍十分自持，還恭敬跟老丈人說聊了幾句，這才轉進米鋪後的小院子，臂彎裡仍舊挾著一隻小小爺。

一進到後頭小院，灶房那邊飄過來的食物香氣立即引人食指大動。

「爹啊……糖白白糕啊——」小小爺胖手揮揮，揚起肥顎開心叫。

游大爺深吸一口氣，很權威地點點頭。「嗯……沒錯。聞起來甜甜。是清清軟軟活跳跳的甜，不是死甜，是白糖糕正確無誤。妳娘今兒個蒸了白糖糕了。」本也是很開心的，但下一瞬又垮了漂亮嘴角，因為禾良做的白糖糕等會兒還得分給穆家大少吃，光想就心痛火大。

挾著兒子正欲穿過小天井往灶房去，卻見客間有燭火亮起。

他下意識走近，模糊聽到房裡傳出對話——

「禾良妹子……不要……不要……別走……」

「你……你、你……」

血液瞬間逆流。

一波波的灼熱往腦門衝，游巖秀發覺眼前是一片血紅。

身軀顛了顛，竟是往後倒退一步，然，就是自己的這個舉動，讓他一下子凜心凜神——那是他的禾良！是他的！他怎能退？！

砰地驚天巨響，他踹門而入！

客房裡的兩人正雙雙倒臥在床榻上！

「去角落的茶几底下蹲蹲。」游大爺放小小爺落地站好，很鄭重交代。「要蹲好，那裡安全些。」

「秀爺——」禾良終於從強大震撼中回過神，雙腿一蹬已下榻站起。

他一把將妻子拉到身後，並朝橫臥榻上的穆大少慢幽幽勾起冷笑——

「姓穆的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祭日。」

下一瞬，他強大火氣爆開，一個箭步衝上前，猛禽撲兔般揪住穆容華衣襟。

「敢欺負我家禾良，你完蛋了！」

「秀爺！住手——你住手啊——他沒欺負我，游巖秀你還不住手？！」

游大爺不確定究竟有沒有摸到穆容華。

整個場子太奇怪、太詭異了！

他揪緊姓穆的，妻子又揪緊他，然後姓穆的一臉要死不活樣，然後妻子衝他發火，還嚷嚷著……說、說姓穆的沒欺負她……倘是穆容華沒欺負她，那她為何跟他在一塊兒？定然是受了欺負才是啊……他信禾良，一直信她，她不會欺負他……不會的……

「禾良……」一口氣提不上來，他頭發昏。

「秀爺，啊？！」

他看不清楚了，當真昏過去，倒向妻子懷裡。

結果顧大爹想與自家姑爺以及穆大少好好痛飲暢聊的想望，全然落空。

這一夜，顧家「春粟米鋪」可說暗潮洶湧且熱鬧非凡。

米鋪裡的人，包括銀屏和金繡兩丫鬟，都以為穆容華是突然染了什麼急病，在客房躺了大半個時辰後，勉強下得了榻了，才讓穆家遣來的馬車載回。

只是穆大少一走，銀屏和金繡見自家主母忙著換榻上單子，過去欲接手，禾良卻不教她們二人動手，讓她們倆頗納悶。

後來金繡和銀屏被遣回游家大宅，禾良要她們轉告府內大管事德叔，說今晚她和秀爺會帶著孩子在娘家過一夜，明日再回。

「女兒啊，秀爺他這……這真的沒事嗎？」

在禾良未出嫁前所住的閨房外，顧大爹搓手搔耳的，褐臉盡現擔憂。

「怎麼穆少爺得急症，秀爺也趕著鬧頭暈，欸欸……」

「爹，我會守著他，沒事的，您別急。只是得麻煩爹和柳姨，今晚幫我照顧曜兒。」

提到肥美外孫，顧大爹臉色和緩了些。「那有什麼麻煩？有曜兒陪睡，咱跟妳柳姨歡喜都來不及。」

待一切安排妥當，禾良這才推門進房。

房裡擺設跟她出嫁前一般模樣，顧家小院與游家大宅同在永寧城內，離得還頗近，顧大爹知她時不時要回米鋪裡轉轉，天天將她的閨房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
一切如舊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的小榻上躺著一名高大修長的男人。

男人今晚氣急到暈厥過去，約一刻鐘後才悠悠轉醒。

醒來後他也不想下榻，整個人病了般發懶，像要就此賴在一處直到地老天荒，然後大家都別來理他，因為他也不想理人。

此時瞧見禾良走進來，那略蒼白的俊顏賭氣般撇向榻內。

禾良盈盈走近，落坐榻邊，未出聲，已先伸手去探游大爺的額溫。

無事。他好好的，沒事。

今夜之亂之震撼，她儘管性子寧定沈靜，依然也被「砸」得眼冒金星。

而丈夫闖進那房裡所見到的……

還好，他還沒賭氣到不肯讓她碰。

她低柔問：「秀爺不信我嗎？」

聽她這話，游巖秀腦袋瓜在枕子上蹭了蹭，終還是轉過來瞧她。

他就已經夠俊美了，此時眉目間還要再添幾抹輕鬱加頹靡，那姿色著實教人……教人……欸，禾良跟他作夫妻作到連孩子都生了，見他這模樣，仍要臉紅心悸個沒完沒了啊！

禾良也不等他答話，逕自脫鞋上榻，側身與他相對，彷彿連體的雙生子。

游大爺癢癢嘴，蒼白頰面終抹了點紅，沙啞蹭出話——

「我信禾良啊……只是，還沒想明白。」怎麼想都兜不攏嘛。

禾良望著他好一會兒，柔荑暖軟，撫著他憂鬱的眉目，似想撫開他眉間糾結。

「我也信秀爺的。」她柔軟一笑。「穆大……穆大哥今晚請我保密，我跟他說，我能幫他瞞著別人，但不能瞞你。」

「他……那傢伙到底有什麼事？」一提那姓穆的就傷心。

禾良遂將今晚在後院小天井遇上穆容華的過程緩緩道出——

「……穆大哥不讓我去請大夫，我說非請不可，因他似痛得極難受，我起身要走，他驚得一把揪住我，我沒站穩就往榻上跌……然後，就是秀爺進房裡看到的那樣……」

游巖秀聽得兩眼直冒火，美唇惡狠狠地顫——

「這傢伙！他竟敢揪妳？活得不耐煩了他！」

丈夫完完全全便信了她所說的，神情無半絲懷疑，只擔憂她被欺負。禾良略繃的心終於完全放鬆，輕飄飄的，還甜甜暖暖的，竟有些想哭。

聽到禾良輕吸鼻子的聲音，游大爺嚇了一大跳，一把握住她的小手。

「妳、妳怎哭了？」

「沒。我沒哭，我笑呢。」禾良翹起嘴角，眨掉眸中濕意，接著卻說：「秀爺方才又想對人動粗，還當著曜兒的面呢，哪能那樣？」

「啊？呃……那、那我以為妳被欺負嘛……再有，我有叫曜兒躲好，還指示他該躲哪兒安全。然後……咱們游家的爺兒們，能文能武那是肯定要的，這爺兒們幹架的場面，給曜兒瞧瞧也沒啥不好。」

他還有理了？！

禾良簡直好氣又好笑。

想了想，她最後無奈一歎：「你和穆大哥，最好真是爺兒打架……」

游大爺撇撇嘴，嘟囔：「好啦，今晚不知他病了，打他確實有欺凌病弱之嫌，勝之不武，那……等他恢復了再戰。」

「秀爺——」潤音很不認同地微揚。

「怎樣？」大爺開始耍脾氣。

「你往後別再對穆大哥動粗了。」

「哟，就他能欺我，我就欺不得他了？」語氣帶惱，俊龐幽怨。

「你——欸……」無言。

禾良揉捏他的大耳，微重一掐，隨即湊過去，重重吻他美唇一下，這才低聲說：「穆大哥身上有病。」

游大爺舔舔被妻子偷襲的唇，語氣終於軟了軟。「那傢伙到底生什麼病？」

「落紅不止。」

游大爺聽見了，眨眨杏目。「……」

禾良又歎。「落紅不止。是老毛病了。」

游大爺聽得一清二楚，繼續眨眨眼。「……」

「秀爺？」

過了好會兒，游大爺才迷惑問——

「……那不是……女人家的病嗎？」

「秀爺說得是，那確實是女人家的病。」

靜。

靜謐的靜。

游大爺終於想到要說什麼了，他說：「那嗯……所以……他嗯……是……」

禾良點點頭。「所以嗯……他確實是嗯……沒錯。」

這一夜，號稱「沒心沒肺沒天良、我行我素我最威」的游大爺，因太過震驚，驚到連吞了滿滿一整個蒸籠的愛妻白糖糕，才勉強壓了驚……